

阳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赠阅

政协阳城县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政协阳城县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	王桃生			
副 主 任	刘伯伦	卫银法		
委 员	卫纪懋	王 化	延兴芳	
	王红罗			

本 辑 编 纂 人 员

编 审	王先耀	王桃生		
责任编辑	刘伯伦	卫纪懋		
编 辑	卫银法	郭天林		
校 对	王益民	李戈冰	元海波	

卷 头 语

《阳城文史资料》问世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中央编译局编译员、中华诗词学会副秘书长王澍、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胡晓琴以及张健民、王固臣、翟品三、郭济隆、秦友三、王崇实等老同志对本书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希望。在此，我代表政协阳城县委员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汇编我县近百年的文史资料，就应以那些有利于本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为我们当前与今后工作的借鉴。《阳城文史资料》第二辑如实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阳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人物活动，如清末阳城农民运动始末，牺盟会阳城分会活动回忆，“十二月事变”当事人自述，作家赵树理在阳城工作记实及阳城

县城新旧面貌对比等，显然是极为珍贵的。

《阳城文史资料》面向全县，涉及全省、全国各个方面。希望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在征集政协文史资料时，要有紧迫感。对年逾古稀的历史见证人要抱着“抢救”的热忱，主动向他们征稿。要以“存真求实”的精神多从研究上下功夫。让史料真实可靠，语言流畅生动，使这一精神产品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也希望全县人民以及与本县有关的人士都来关心她、培育她。我们欢迎大家踊跃赐稿，殷切赐教，使《阳城文史资料》越办越好。

政协阳城县委员会主席 张宗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闹盐粮

- 记清咸丰年间的阳城农民运动……………栗守田（1）
- 义和团在石白、郎山的活动……………栗守田（14）
- 附：农民歌谣两首……………栗守田供稿（20）
- 章训十里农民反增赋……………县志办供稿（25）
- 陈采彰义军拟攻阳城的前夕……………张惠民（27）
- 牺盟会阳城县分会活动始末……………县志办（30）
- 牺盟会阳城县分会发展概况……………吴从龙（42）
- 我任阳城牺盟特派员的前前后后……………魏永生（49）
- “十二月事变”在阳城……………张健民（63）
- “十二月事变”部分死难烈士名录……………县志办（73）
- “十二月事变”阳城县政府突围人员简记……白玉富（77）
- 严峻的考验
- 简忆我在“十二月事变”中的经历……刘秉政（80）
- 赵特派员来了……………郭济隆（85）
- “游击”区长……………潘小蒲（89）
- 赵树理在岩山……………赵秋生（92）
- 赵区长回“娘家”……………郭和平（94）

- 赵树理与阳城剧团…………… 郭一峰 (96)
- 赵树理办俱乐部…………… 谢田土 (102)
- 难忘的琐事…………… 吉俊云 (104)
- 赵树理谈写作…………… 刘伯伦 (108)
- 任开宪致王骥书…………… 刘伯伦供稿 (111)
- 赵树理致王骥先生的一封信…………… 刘伯伦供稿 (115)
- 画家萧照…………… 滕鸿琪 (116)
- 马占元“三绝”…………… 马银澍口述 李戈冰整理 (119)
- “百日县长”王志彬…………… 廉夫 银法 天林 (122)
- 刘小免烈士…………… 刘伯伦 孔祥东 (125)
- 崔振华烈士…………… 玉弓 (127)
- 卢零烈士…………… 文戈 (129)
- 回忆晋夫同志…………… 潘光亮 (131)
- 忆马志良之死…………… 董振邦 (137)
- 李希安先生二三事…………… 廉夫 银法 天林 (141)
- 刘金堂鼓书队…………… 郭一峰 (145)
- 阳城沿革歌…………… 谢田土 (147)
- 县城旧貌琐记…………… 王培梅 遗作
王益民供稿 (149)
- 别具一格的神泉山庙会…………… 崔永华引荐
张国培整理 (156)

- 穷人哭五更曲……………廉夫(172)
- 缠足醒悟歌……………延志文供稿(174)
- 读《阳城文史资料》追赋三章
——闻卫惠林先生返阳有感……………王澍(176)
- 《阳城文史资料》第一辑订正、补充……………(177)

闹 盐 粮

——记清咸丰年间的阳城农民运动

粟守田

清咸丰三年（1853）农历四月间，太平天国北伐军到达河南省怀庆府（今沁阳县），周围各县官吏恐慌万状。太平军绕道垣曲北上，途中曾向阳城县衙派要了随军支差骡马2000多头。随军支差的农民，在高河桥之战后，不少人回到县里，就把他们的见闻传播出来。有一个叫宁魁保的还参加了太平军，直到天京陷落才返回阳城。太平天国起义给阳城人民以强烈的影响。

当时，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持封建统治，除了借外兵、搞团练外，还不顾人民死活，层层增加苛捐杂税。阳城知县黄传绅（四川省秀山县人），是一个非常顽固而又暴虐的人，他与户房经承田斌、豪绅郭五以及王yu昭等人，决定增征田赋，抬高盐价。当时的田赋（即农业税），一年分上忙、下忙两次缴纳。田赋以银两计，土地分上、中、下，原定一亩征银几钱，征收时往往成倍加征。盐是官卖，独家经营，随意涨价。当时食盐由每斤25文猛增到37文，许多人家只能吃无粮无盐的淡菜汤。田斌等人乘机

混水摸鱼，闹得人心惶惶，农民无意耕作，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次营上义村有个赵连城，字瑞符。家庭比较富裕，用钱捐过一个“议叙九品”的功名。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为人胸怀旷达，善于辞令，爱交朋友。他常到南山行迹，与李聚泰、王法国意气相投，结为异性兄弟，誓同生死。李聚泰是碑岭（今属驾岭乡）村人，绰号“青面骠”（能负重之意）。王法国老家在横河碾腰，移居西交北生掌。至今碾腰还保留有他练功的石洞和石锁。这两个人都是朴实豪爽的农民，喜欢使枪弄棒，练就一身好武艺。

赵连城为自己10岁左右的儿子请了一个名叫王致祥的塾师。王致祥是个廪生，家住县城西北10里的王曲村。他很不满意现状，与赵连城正好能谈到一块。咸丰四年（1854）冬，赵连城进城交“下忙”粮银（清政府规定，“下忙”是在八至十一月交纳）。衙门里的人对他七折八扣，算了许多。赵一时性起，和他们大吵了一阵。有个收税的认识赵连城，故意问他：“你真是出不起吗？”赵气愤地说：“我自己倒出得起，可全县人怎么办？”千言万语无济于事，结果他只好忍气吞声离开了衙门。在回乡的路上，又有许多人向他诉苦，使他更是义愤填膺，按捺不住。回到家里，他和王致祥说了进城的经过和自己的想法：计划联络全县78里的志士仁人，到县里、省里请求减轻田赋，降低盐价。王致祥深表同意，就连夜书写“传单”，派人到各里去送。各里接到“传单”，也觉得是件好事，就都推选代表，按时来到上义，共同商定：过了年先到县里恳求，县里不行到省，省里不行就“告御状”。当下王致祥写了《议事合同》，来人都在

上边签字画押归里。王致祥也因年关已到，家有老母，就辞别赵连城回家过年。

上义村集会的风声传到县里，黄官（群众叫黄传绅为黄官）大惊。他听到有王曲村的王致祥，就在咸丰五年正月初三（1855年2月19日）派差人白章持“火签票”到王曲村传王致祥。白章怕走露风声，就连夜到了王曲，把王致祥带到城内。黄官随即坐堂审问。虽然他拍案大叫，但王致祥泰然自若，未吐一点真情。因为王致祥是有“功名”的，“顶戴”在身，没有抓住真凭实据，黄官也不敢用严刑逼问，只好喝令暂押在礼房。当时有一个班头叫王永庆，听“作头”（抬轿行的把头）小修说过此事，就想发横财，领奖赏，于是，向黄官告密，说小修知道此事。当即传小修来问。小修是东关人，虽然他在当时社会是被人鄙视的贱民，可是由于走千门、串万户，变成了一个浪荡游民。平时除了仗着把头之势，压榨那些受苦的轿伕之外，逢年过节，还要下乡去“打秋风”（旧时指假借各种名义向别人索取财物），生活过得满好。他在头年腊月到上义村“打秋风”时，听到一些“闹盐粮”的风声。赵连城虽然也资助过他，但这个贪得无厌的人并不感到满足。回城后就把他听到的事和王永庆说了。黄官向他询问，他受宠若惊，添油加醋地说赵连城怎样怎样准备“造反”。黄官听罢，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派班头张米、马林二人带上马快、捕役到上义村捉拿“反”赵连城。这两人带人到了上义村，先阻东、南、西三面路口，把住（上义村无北头），进了大庙。上义村的地方，官商都赶快出来“殷勤招待”，一面告知赵连城着他提防。赵连城没有想到衙门会派人来抓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一面安置社首

等人做上好饭把他们稳在大庙，一面派人走小路到碑岭给李聚泰送信。这时，王法囤正在李聚泰家，和一些喜枪弄棒的朋友谈论武艺。接信后，李、王就领着碑岭几十个小伙子，手持砍刀、矛枪、棍棒等武器，风驰电掣地跑到了上义大庙门口，李聚泰纵身上了屋顶，王法囤大步走进大庙，故意问那些班头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张米、马林等正在吃油烙饼，就横眉竖眼地说：“来带人，这与你有什么相干？”王法囤问：“带人？有什么凭证？”张米把捕票一扬说：“这不是捕票！”王法囤把捕票抓过来一撕两半。李聚泰也从屋顶跳下。张米、马林就和李聚泰、王法囤打将起来。来的小伙子们见院里动了手，也和那些班头捕快们打成一团。你想，那些鸦片烟鬼，怎么能打得过这些年青力壮的小伙子，结果，一个个头破血流，抱头鼠窜。赵连城原来只计划让碑岭来人助助威，把班头说回去，没有想到打了起来。他向李聚泰、王法囤说：“咱只是想请求减轻银粮，闹成这样子该怎么办？”王法囤笑着说：“已经闹成这了，你说咋办就咋办。”赵连城说：“事情闹大了恐怕明天人家要来人呀！”李聚泰说：“我看一不做二不休，咱就干一场吧！”赵连城也看到事情放不下去，就和李聚泰、王法囤带着人去了侯井村。侯井是当时阳城县城西一个集镇，住有几百户人家。每逢集日，熙熙攘攘，非常热闹。赵连城等人到了侯井村，一面派人到城里探信，一面着人通知附近各里前来议事。

张米、马林跑回城里，向黄官哭诉快打经过。黄官大吃一惊，急与其胞弟黄叔商议。那黄叔也略懂一些拳棒，且空一切，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他怂恿黄官亲自下乡弹压，自己愿意随同保驾。黄官也以为是西南山中鼠贼蠢动（阳城统治

阶级说西南诸山是老鼠山，所以在城墙西南角上铸了个铁猫来“镇压”），只要自己这个七品知县下乡“抚辑”，自然人人惮惧，不剿而定。况且又有胞弟这个能将保驾，定是万无一失。虽然黄的父母极力劝阻，二人执意不听。第二天五更时分，黄官带着全班执事，鸣锣开道，直奔侯井。黄叔骑在马上，挎着一对铜锤，趾高气扬。早饭时，到了侯井村外。

赵连城听说黄官亲来，就要出村去接。王法圉则要动手。赵连城说：“三弟不要性急，我看还是先和他说一说，看他来意如何再作道理。”李聚泰说：“大哥，你怎么一直要和他说明呢？叫我行，先胡里胡涂揍他一顿再说。”赵连城一直坚持要“先礼后兵”，因此李、王只好随赵连城出村把黄官接进大庙。在庙内小南房里，赵连城和黄官进行了一场辩论。黄官搬出了“君臣之义”、“种地纳粮”和“‘发匪’（指太平天国）作乱，需款征剿”等大论，说得端端正正有理。赵连城则从阳城县老百姓的实际情况出发，慷慨陈词。黄官无言可答，竟蛮横地问：“你不怕官吗？”赵回答：“也怕也不怕”。黄又问：“这是怎么说？”赵说：“怕的是你们官官相为，不怕的是我们人多势大，理通天下。”此时，庙里庙外挤满了人，一个个擦衣挽袖，有一触即发之势。黄官兄弟俩见势头不好，瞅空就往外跑。李聚泰、王法圉紧跟着追了出来。到了村边，黄叔被李聚泰打了一鞭，连滚带爬跑回城里。黄官被王法圉象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摔倒，农民们将他捆住，押回庙里，看南小房内。黄官又惊又怕，又发了鸦片烟瘾，鼻涕眼泪流个不停。他满口哀告，想叫放他回城。李聚泰、王法圉都主张打进城去，把那

些贪官污吏劣绅奸商好好教训一顿，赵连城见事已闹大，也索性大干一番，便和大家说：“我们可以进城一次。不过，只准砸那几家坏蛋，不能精害老百姓。”王法国也说：“咱是‘闹盐粮’啦，跟老百姓有什么冤仇？”三人商定，通知各里，每户出一人，携带武器和干粮，到南大河集合。在南大河，赵连城对大伙说：“城里那几个大坏蛋欺人太甚了，这一回决不能放过他们，城里的老百姓和咱没仇，进城后，只砸官衙、盐店和田斌等几户，不论是谁，不准动老百姓一草一木，谁要是私拿东西、搜将出来，定要重处。”众人都表示愿意遵守号令，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队伍涌向城门。不料，城门早关上了，“闹盐粮”的人见城门关着，就顺城墙绕到城西北鸣凤村（后沟）的白灵池上。白灵池原是吏部尚书田从典的别墅。而今住着一家姓白的，主人名白诚，字析山，在陕西省宜川县开有盐店，也是个盐店老板，家中呼奴唤婢很是富裕。农民们到了大门口，王法国几下就把石牌坊推倒在地（石牌坊现在还立着，是事后重立的）。白诚妻子还没有梳妆，农民们就一拥而过。他们对这些妇女并没给什么难为，只是砸坏了许多桌椅箱柜，把供奉的神主也扔进了厕所。还把一些绸缎衣服，撕成条条块块，连同妇女的绣花鞋，都挂在槐树上。从白灵池出来，又顺着南城壕到了东关，把田从典府（人称相府）的“浩命风冠”也砸坏了。然后又顺着城墙，寻找上城的地方。城上的捕役官，战战兢兢地督促着守城兵了，把砖头石块不停地掷下来。农民们到了北城城墙不高的地方，有的竖杆，有的搭绳，争先恐后地上城头。捕役官见状吓得躲藏起来，农民们开了城门，让大队入城。他们先到了西街盐店，推翻了柜台，砸折了秤

件，铜钱和食盐撒的遍地都是。接着到了县衙门，黄官的家眷和三班六房都跑得无影无踪。他们打开了监狱，放出了王致祥和所有犯人。在户房里，拿走了部分粮册。到东门里，豪绅郭五以为自己素有威名，乡人惧怕，同时也想观察一下河人闹事，站在街上。农民对此并不理会。进到他家，将桌上摆的“碌砂山”给砸碎了。那一天，郭五家正设宴招待5个新婚媳妇，一个个吓得心惊胆战，东奔西窜。在田斌家里，房屋被拆毁，锅碗被砸碎，房里院里被刨成大大小小的坑。田斌本人被捉住后，灌了一身大粪。他的小女孩，吃得又白又胖，一个农民拧了拧她的脸蛋说：“吃这么胖，都是我们饗起来的。”

农民们闹完了这儿家，就以为报了仇出了气，高高兴兴地返回了侯井。被押的黄官还是哭丧着脸，坐在南小房。鸦片瘾发的不行，只好和庙里的和尚要了两袋旱烟解馋。

城里的那些污吏、豪绅和狗腿们，待农民们离城后，才慢慢地站出来。黄官的父母哭成了泪人。他派人请来翰林检讨王yá昭和一個拔贡董培兰，求他们前去侯井营救黄官。董培兰是郭河村人，距王致祥家只有四五里，两人很熟悉，便答应黄官父母的请求，到了侯井。李聚泰和王法囤主张，将黄官杀了大干一场。赵连城和王致祥则不想再把事情闹大，加之董培兰的说合与黄官的自我忏悔和苦苦哀求，心也就软了下来。当时黄官承认农民所为是“官逼民反”，回城以后，减轻粮银，降低盐价，所有人员“概不追究”。于是，被释放。侯井街上，各里来人对释放黄官很不满意。当黄官走出街来，有的大骂，有的喊打。黄官跟在董培兰身后，吓得魂不附体。各里来人也以为大事已了，各自返家务农。只有赵

连城等人怕黄官回城再生枝节，经常派人打探，并和李聚泰、王法圃密切联系，以防万一。

黄官回城后，全家悲喜交集自不待说。只是他本人又气又怕。气的是自己堂堂七品县令，这次居然狼狈不堪，大丢其丑。怕的是自己承认了“官逼民反”，若省府追查下来，怎能担当得起？于是横下一条心，推翻了自己在侯井村的承诺，备就公文，起详上级，说阳城发生“民变”，“赵连城率恶少入城拆民房、捣盐店，行同强盗，恳请速派大军米剿”等。泽州府（今晋城市）知府马天麟接文，一面向省申报，一面派守备率兵来“剿”。守备率军顺周村、北留、润城西行，沿途逢村要粮，逢人抓差，走了两天才到阳城。守备与黄官议妥，选了个“黄道吉日”，出兵“清山”。

赵连城听到此信，火速着人叫来李聚泰和王法圃商议。李说：“我就知道放虎归山，必来伤人！”赵连城说：“他既不仁，咱也不义，如今南方大乱，人心惶惶，咱阳城西南乡山高沟深，进能攻，退能守，我看不如就此举事，大干一番，你俩觉得怎样？”李、王当然满心欢喜。又由王致祥写就传单，通知各里，每户一人，随带兵器，来侯井集中。传单发出，附近各里闻讯先到。其中有周壁村的王惠文、王久朝、王小兴，屹堆村的李景会，南崧堆张子良，南峪李三太，三泉李建武……还有李聚泰的兄弟昌元、王法圃的儿子弘泰和上义村的赵法荣等人。这些人都是喜枪弄棒打抱不平的汉子。大家公议，在侯井大庙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名曰“公局”。公推赵连城为总执事，一切调度由他主张；王法圃为左副领，负责抵御官兵，指挥战斗，属第一线队伍；李聚泰为右副领，负责保护“公局”维持治安，是第二线队伍；王

致祥是“公局”理事长，管理一切来往书信和经费开支，这样一支农民起义军就组建起来了。

王法团率领的人马刀明枪亮，声势雄壮，向城关进发。与官兵在县城西石龙桥相遇。那些鴉片烟鬼没想到对方有这么大的声势，只见山上、沟底到处都是手执武器的庄稼汉。有的吓得溜之大吉；有的只好支应差事地抵挡一下。义军虽然未经操练，不懂兵法，但个个身强力壮，见了官兵，不是将他们摔翻在地，就是揪住他的辫子，有的还按住用嘴来咬。就是这种“战术”，将官兵打得东逃西窜，溃不成军。守备见势头不妙，撤下队伍逃回城内，要回泽州府报请再搬救兵。可是黄官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走，他只好将逃回城的残兵败将收拾起来，紧闭城门，等待援兵。

义军在打了胜仗以后，人人欢呼，个个庆贺，回到侯井。赵连城等十分高兴地前来迎接慰问。他们又商定，由王法团统领一支人马，驻扎在县城南五里山顶的黄龙庙，监视县城动静。李聚泰统领一支人马，驻扎在距侯井五里的佛腰岭上，以保“公局”安全。赵连城住在侯井村外的寺沟庙里运筹。王致祥等住在侯井大庙，办理“公局”的粮草、武器供应和民事诉讼。他们还刻制印信，向外行文，通告附近各里到侯井公局来典粮、支差。

这时农民义军的声势很大，又有许多人来投奔。侯井村有两个武秀才郝天魁、郝天元兄弟也来参加“公局”办事，还腾出几座房子供公局放火药、武器。王致祥管事太多，又有许多诉讼事件也得处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有人提议请侯井东庄上的宋时中来协助。此人是个秀才，生性正直，待人热情，就是胆小，义军请他入伙，他婉言谢绝。后来，赵

连城亲自登门去请。宋时中见盛情难却，便答应到大庙去承理民室纠纷。果然调解了几件民间争讼，人人都说他断案公平。

在筹借粮饷方面，主要依靠各里农民前来典粮（交农业税）。“公局”宣布：一两银县衙要四贯铜钱，“公局”只要一贯；还在大庙熬了大锅米汤，不论谁来典粮，自带干粮，公局的米汤尽喝。有些村子的人们不明真相不敢来，“公局”还着人带着在城里取回的粮册，到村里去办手续。老百姓都感到便利。“公局”光靠粮银不够开支，就开上条子向附近各村的财主们暂借。当时，囤的粮食很多。

有一天，赵连城告诉大家，他头天晚上梦见了柴法长（读“掌”）。柴说，清朝气数已尽，他来保佑赵连城成大事。“公局”设起灵堂，大祭柴法长（柴系阳城西南十里土涧村人，在嘉庆八年，因不满清政府的压迫，率众起义，攻入县城，后被官府镇压处斩）。义军们都对此事充满信心。

义军们很重视种庄稼。赵连城每一次提笔批公文，都非常审慎。他告戒大伙不要骚扰百姓，不要糟塌庄稼。当时，虽然军情紧急，但百姓都能安心耕作。

王法圃也把黄龙庙治理得井井有条，住房周围都扯起绳索，上挂铜铃，一处牵动，到处响亮。白天銮铃震耳，晚上灯火通明。他们还自制了几尊“榆木大枪”，支在庙外，防守十分坚固。

黄官的呈文递上以后，省里便撤了他的职，由一个叫程国观（宛平人）的接任。同时急派太原镇总兵官率兵来“剿”。

程知县上任，发现百姓对县衙怨声载道，便把所